至此收拾上三段仍以不篤礼義罷之正與下文用之有礼義相反

董份曰地之磽者到從善無不聽也止中

奘貍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分三段自此至善養士是一段雷霆之所擊至社稷危矣是一段古者聖王之制至無不聽也是一段捴是欲其君容言納諫故長喻曲引無所不至

唐順之曰按高宗命說曰尔交修予罔予棄而衛武

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箴戒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

公年九十餘耄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耄而舍我是則實能開道而和顏者也所以叡聖隆稱而中興流耆言也哉又曰陸宣公官唐宗朝惓ゝ以改過補闕進規而取賈山聞過之論內賢直異代同心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胤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盪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董份曰昔者秦武以下至引詩此之謂也中分四段自此至適其欲也是一段自周蓋千八百國至弗如也是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宗廟滅絶矣是一段自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至此之謂也是一段

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快）其欲也昔者周葢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謂薄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

皆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厲民自養而悪聞過所以致敗

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拊節為此獸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以竹簁為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音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

葉份曰以下皆與先王相反所以不聞過而致敗也與上古者聖王之制段相應

王世貞曰余讀此德堯舜之句因憶桓玄南燕事玄簒位登御床地忽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

宗廟絶滅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音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此大雅桑柔之篇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篇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之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附錄于此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心實憂念不為禮飾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之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按衛獻公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聞之死不釋服而往魯昭公有事于武宮叔弓涖事籥疾而叔弓卒遂去樂卒事君子曰禮也春秋時猶有古意如此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

董份曰到此方見本旨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

董份曰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之美将以規其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欣同訢焉曰将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而為絜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惡
連下數個
賜字粧點
其德化處
亦錯綜有
法

曰臣竊悼
之曰臣竊
愍之重致
其咨嗟痛
惜之意以
警悟人主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

董份曰古者大臣貶似更端然皆以括上文之意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道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

羅大経曰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

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真德秀許按山此書專規帝與群臣射獵而已何至

借秦爲喻盖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政事而與之敺馳射獵則倖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楊時曰漢之儒者若賈誼意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

# 治安策 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大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見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其域張栻曰賈誼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樓昉曰本末鮮明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以下極言治可為即不勞己力不費己財何不為君子之意以二者較量。使自擇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遵法制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

純駁之雜然自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當為西漢第一

王世貞曰治安之于政也原道之于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致此非難此字指上三者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經濟之文

此段諸侯王僭擬過制可為痛哭者

## 治安策

賈誼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齊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諸侯最大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

茅坤曰以下歷数四事反覆說難諷文帝以有為

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日中盛者必暴熭也操刀不割不利之朗言當及時也熭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希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馮叔吉曰樓誼歷叙數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

洸洋曰非親角材言無材以服其心應上高祖與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言無恩以結其心應上高祖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籍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厚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挍林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踈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踈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踈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

劉膏腴之地數句

茅坤曰又偪入一步設難

唐順之曰誼以文帝于疏者循可諉復言其親者攻擊辨難之

董份曰後來七國之變果是如此

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好句法）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罪字）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修法制）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

謝枋曰屠牛坦之喻中間字法從莊子庖丁觧牛変化来畢竟無一字蹈襲

雖賢誰與領此故蹤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利刃如豪芒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服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陳沂曰以樊酈絳灌與信越之倫反言極切

林希鶚曰此是主意自樹國固必相疑之勢許多議論皆是此

跡前事。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用後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吳芮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使遵礼義國

意但未明言耳至此方說出

龍德乎曰使文帝早用此說安有七国之變哉且此說得行則向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之策諸侯得

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待）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屬絕也封其子孫者封諸侯王之國邑洛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施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卒也至於制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过直之罪非誼之失策也

天子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彊畍有侵諸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坐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置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置遺腹朝委裘皆有所未知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立業附岌五業謂天下知明知廉知仁知義及後世誦聖也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

王維楨曰病瘇蹶戾之喻總是甚言其失今不治必為難除之患且令親者有不均之嘆

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同）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蹶盭（蹶古蹷字盭古戾字言足蹷反戾不可行也）（齊悼惠王）元王（高帝弟）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蹶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經濟之文

此篇論可為流涕者二一言事蠻夷輕重倒置二言玩細娛不圖大患

樓䄙曰此病漢略夷之失中言醫能治之隱然寓自任意

## 治安策此論國勢

賈誼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慢字侮字）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號令即主上所操持）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音壁）且病痱（音肥）。（辟足病痱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受高爵之賞亦不得復為逸豫）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

直德秀曰為戎人諸侯曰困於一縣之衆曰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皆遡怒文帝之辭

筵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頭兠零以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以主匈奴之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服乘壞其目賜之珍味壞其口賜之女樂壞其耳賜之倉庫奴婢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親酌而手食之壞其心此五餌也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伸同可為流涕者此也。

經濟之文

此篇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經制不定

凌約言曰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奢僭至此文帝

# 治安策風俗

賈誼

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謂之車馬君衣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古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故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

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養商以啟異音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此二大息

茅坤曰描寫秦俗處情狀宛然令人有維風革弊之思

妄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以田器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讓也）抱哺

茅坤曰上言兩君遺禮義棄仁恩此言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借秦形漢詞甚激切

其子與公併倨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有慈其子而貪耆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一蹷謂拔而取之也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怯威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謂高祖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頋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

陳沂曰今其甚者正申曰甚之意兩甚字相顧盼

楼枋曰按此時張蒼為丞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耳念慮之中非頃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又詐為詔令妄作賦歛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劄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六

以下正論禮義廉耻不可不定復引管子之言明其言可信以伸己之說

弟坤曰揭出管子禮義廉耻四字為張主矯上文捐廉棄耻者之失

此言經制不定之害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植建也僵偃筦子曰。禮義廉耻。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虛丘墟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共為忠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

此三太息

維所以繫船揖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此篇言訓儆之道甚詳而悉是抱國家根本之慮者

汪道昆曰首舉夏殷周秦享國修短之殊作一提案

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語賈誼述之如樂記

治安策此論教太子　　賈誼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

然

黃震曰。篇中所論三代輔翼之具如商闕手書其禮左右前後慎其選起居服食示其別東西南北備其李皆有關係世教者為後來論訓儲者之祖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稍長則知妃匹之女色

茅坤曰引斈礼一段亦是上行下效大道理古今治亂皆判於是

樓枋曰曰迺生曰少長曰既冠見得頃刻不曾離教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越制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撃鼓瞽史誦詩

汪道昆曰此句結上三代案方轉說入秦事甚便

工誦箴諫。（瞽無目者工習樂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趣中四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按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吳太子督實基其時之患故詛懇懇言之

瞿景淳曰總收上文論三代與秦之異處與其故可知句相應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音奸）然（艾讀曰刈菅茅也）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已往之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

真德秀曰誼欲擇左右開以道術智義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以術數教太子帝号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嘆已

此四太息

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小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治安之文

此篇論當審定取舍而証之以殷周秦事皆万古不磨之見

又曰為人主計以下言當舍刑罰而取礼义因秦殷周秦事以申明之

治安策此論審當取舍　賈誼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將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徵惡，先生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

董份曰禮义刑罰德教法令等字工串明工補法二字意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教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疊山曰湯武置於仁義礼樂而安秦王置於法令刑罰而危以此論周秦无絲毫走作且於置器之說又甚停妥

此五太息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饒）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此篇論優禮大臣為六太息

治安策此論敬大臣　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

董份曰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處

今自以下至頓辱之哉是說為主上豫遠不敬應前

林希元曰引証尤切言閻樂敢於殺二世者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忘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決罪曰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之習也。閻樂殺二世於望夷臣聞之。履雖鮮不加

李荇卿曰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有關架底此篇於大体尤說得十分痛快足為周魏洩憤

於桃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

林希元曰：此即孟子犬馬寇讎之遺意。

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熏之）以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頓讀曰鈍），奊（音歇后）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自好猶言自喜也），苟無而可（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荊川曰通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筆此意而中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於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域界局也聞譴呼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

董份曰此下又虛叙其礼遇臣下之效以歆動人主

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憙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林希元曰詳可為長太息者只有五事自三太息以下又不逐一言之古人之文正不如此拘拘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鄒守益曰賈生文章如此篇者不惟通達國体曲盡民情而筆勢縱橫詞法高妙

##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靡散也蹶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

李廷机曰一篇主意歸結在積貯一句上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爵子言賣爵級又賣子也阽危欲墜之意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聚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海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
之廩廩危貌

茅坤曰以堯禹形當時謂當時畜積未及備在不農因及不農之害

# 論貴粟　　鼂錯

錯潁川人為人峭直深刻孝文時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讓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楊文熙曰深切民情足称石畫後漢王符傳亦云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无奸宄奸宄煩多則吏安能无殘酷殘酷數加則下民无聊上天降災而國危矣讀此數語尤嚴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

馮叔吉曰余讀梅聖俞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税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稼蝗又害我粟此詩與此段俱詳悉田夫辛苦之狀誦之惻然

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一取

李廷机曰從前至此始翻出民務農一句與前未盡歸農句相應

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茅坤曰此言入粟尤勝于車騎之功皆欲民務農之意

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

凌稚隆曰把爵字粟字双関收上甚有歸東

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天下之粟必多矣

林希元曰此篇首言用兵之急中云得地形一意添入將知兵兵擇將二意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之長技歸結於宜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

# 言兵事

鼂錯

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璽書寵答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頼社稷之神靈奉陛下（天子之稱）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凌稚隆曰此段又是一意一曰得地形三句是綱兵法曰以下至兵之至要皆發此意

唐順之曰二不當一等字文勢錯綜且是石畫之談繼此者惟蘇老泉制敵策而已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也屬續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蓷也葦葭也蕭蒿也草木蒙龍枝葉茂接蒙龍覆蔽之貌此

何子孟春曰以上六節言得地形

此節言卒服習

此節言器用利

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鼓所以集衆金所以止衆）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

凌稚隆曰此段又是一意以蠻夷攻蠻夷是一篇主意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故歸此

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 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中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闊遠也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襍遊弩往来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

唐順之曰論匈奴長技純用弗與二字論中國長技則變文曰易撓亂曰弗能格曰弗能當曰弗能支曰弗能給讀之便竟音節响亮且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緻密精熟固非

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卬之間耳。（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徵倖一試以要其功者

王元之曰只兩軍相為表裡四句收拾上面許多意思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真德秀評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盡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

##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轉承師說而學之）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慱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

林希元曰此篇之對皆自孔孟門户中出未與孔子之荅哀公孟子之荅惠王同一机軸

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

華雲仍曰首冊語有性命之情句共冊病其條貫靡竟故復理前語釋性命情三字而王者修此三者下言人受命于天而貴于物必知仁誼礼節然後謂之君子而以

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

孔子語結之

葉雲仍曰仲舒治春秋宗孔氏故策中多引春秋及孔子語

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口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

葉云初曰前一段以堯舜說寖明寖昌後一段以桀紂說寖微寖滅而積善積惡數句捴斷于此此古人文字

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不墜也終寖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

葉雲初曰此答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所繼之救言繼先代而救其弊

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重復踐行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王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有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

葉雲衫曰此答久而不易者道

葉雲衫曰此入漢事甚切時宜

馮叔吉曰周文不可尽变宜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字當屬下句

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承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弗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生息虛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

余有丁曰條答策辭已盡附以己意進說從首天人古今說起言居君子之位者不當奪庶人之利

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違也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著也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工商。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既已受大

按宋充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此皆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者也亡已謂誅求不已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朘謂轉蹇蹙也]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蕃多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

羅大經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

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子公儀休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此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

楊道賓曰皇〻二字直是狀得急求的意思出故下看二個意字古人下字纖毫不肯苟且

之放依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求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

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李廷機曰未乱未戰一篇大旨盖謂已乱而後治之戰鬬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也又曰漢與匈奴從此隙一句又一篇綱領以下揔明所以致隙之故

##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一篇大意在此四句）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先着此一句方說起）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難服之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十不食（難服）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畫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

不可蔑隙者一

不可使隙者二

不可使隙者三

不可使隙者四

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三難服。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音工堯反於便墬古墜字徼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四難服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不可使隙者五

不可使隙者六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積土為封而以墠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五難服）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

不可使隙者七　葬坤曰何者以下正申明其难服而不可使隙以兩條戰守之計摠上是大関鎖處

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六难服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七难服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肆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籍湯姐音紫之

李廷機曰此借二夷以形北虜之誰

又曰未易可輕句與上不可使隙句照看

李廷機曰今單于云云方說今時事

茅坤曰柰何以下正漢與匈奴有隙處辞

埸羌屬也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菑唯北狄而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息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

極痛切 李廷機曰夫明者一轉總收一篇之意而應之無形無声即篇首未乱未戰之意所謂未然也

茅坤曰首尾喚應

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應前）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制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又結冒頭）

漢哀帝建平四年单于上書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来厭人自黃龍竟陵時单于朝中國輙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公卿亦以為虛費帑可且勿許单于使辭去雄上書諫天子悟召還北使更報書而許之

經濟之文

茅坤曰此文論時獘處皆借古為喻亦一

# 策略五

声勢禀烈

蘇東坡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日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

体也

前面許多說話是說秦二世與唐德宗

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按趙高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嗟夫秦之亡惟此數語耳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

唐順之曰此段是以譬喻作議論

昔有天下以下皆翻前意言旨之利

閔如霖曰一一自周禮來發議論說先王服旨天下之心更有

此器者也器又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

次第

茅坤曰又照上扞格而难操

此言不習之害

錢穀曰應前器字見得閑字亦不放過

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張張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

王鏊曰此用開提文法以上叙略以下方及兵亡之故

此言漢高能習之利

此言漢末怯不習之害

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尺兵寸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知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

穆文熙曰此又言其習乃所以深結天下之心者而下証以當日宋事

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賢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

東海曰東坡練達上故想於吏治民情世若何而利若何而害若何而循良若何而苛刻皆一一究心故言言經濟

此五事中凡曰召論曰召問曰召見曰問曰訪皆所謂習也歟

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数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

結天下之心策果無踰於此者

陸深曰卒然召見使不知其所從來英主馭臣之術大都如此以下數句是五事之收其效處

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天下大慰之心焉耳

經濟之文

王鏊曰綱信義二字是眼目名實二字又是篇柱子皆不可不曉

## 敦教化 先實後虛

蘇東坡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淺言之）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

姜寶曰此策言敎敎化在於務實而不務名務實而不務名在於實其言而去其貪暗指王介甫用兵斂民二事爲根何必爲粉飾敎民之具好似魏徵諫唐太宗語

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錢穀曰此言武王先其實而後其名其化民也易秦漢無其實而徒有其名其化民也難更看段末一結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後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敎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敎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

有氣脉有關鍵

唐順之曰信義二字揔括後面許多病痛

李廷机曰將前信義又生出實其言去其貪六字文字一節深一節

嘽緩之音則鶩顩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亦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不貪往者（不實其言）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

婁一昌曰信義是敎化之實々其言則敎民信去其貪則示民義然敎化可行當時不實其言不去其貪欵敎化之行也淂乎哉

聶豹曰此古今通弊誦之惻然

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不害民貪)貴乎縣(朝廷也)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唯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

李廷机曰不照信義字

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新刊萬文一統卷之七終

#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八

內集　殊絶之文

## 殊絶文引

文章殊絶成都相如令漢天子讀之飄飄欲凌雲大人子虛喻巴難蜀至死猶遺封禪書乃若終軍之對奇木枚生之發吳太子子淵子雲子安之屬推波助瀾爛然爲詞匪夷所思選殊絶文第六

## 上林賦　司馬相如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之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

柯維騏曰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為武帝所善此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辭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其辭曰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姹誇誑之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音滓罘罔彌山罘罔也彌竟也掩兎轔音吝鹿射麋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

為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為子虛賦自無是公欣然而咲以下叙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言相膠結而峻絕罷池陂陁下屬江河總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丹沙青雘赤赭白堊衆色炫燿照爛龍鱗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昆吾赤玉　玫瑰火齊珠也）瑊玏（音緘勒）玄厲碝（而兗反）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猼且（諸柘柑柘也　專苴蘘何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寬廣貌）。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葴馬藍　析燕麥　苞藨　荔馬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音良）蒹葭（藏莨草中牛馬　蒹荻葭蘆也）。東蘠彫胡（東蘠可實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菰蘆菴閭軒于（菴閭蒿也　軒于蕕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毒冒以觜蠵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陰林）

按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群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

北山之林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檗黃檗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生水邊者櫨梨弋整反梬栗。橘柚弋救反芬芳。櫨似梨而甘梬梬棗也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騰遠獸名也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蟃蜒大獸似狸長百尋貙似狸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攫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大魚之須出東海橈旃即曲旃也曳明月之珠旗。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舻者干將所造左烏號之彫弓。黃帝乘龍上天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烏號雕畫也右夏服之勁箭。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陽子驂乘。纖阿為御。陽子伯樂也孅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即陵

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按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岩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

獠獸。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獠獸獠捷之獸也蹵蛩蛩。轔距虛。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軼野馬。轊音衛騊駼。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馬名騊駼轊謂軸頭衛而殺之也乘遺風。射游騏。音攜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巂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倏眒倩浰。音練皆疾貌也倏式六反眒式刃反倩千見反雷動猋至。猋疾風也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眥即決獸之目眥言射審也洞胷達掖。絕乎心繫。自左射之貫胷通右髃中心絕系也獲若雨獸。揜屮蔽地。言獲之多如天雨獸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𠛮受詘。丑劣反詘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色纚曼澤被阿錫。揄紵縞。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揄引也紵纖紵也縞鮮支也雜纖羅垂

衯衯裶裶衣長貌

一云萃蔡猶璀璨也　呷火甲反

王鏊曰媻姍以下九字最有形容

高傳曰諸鋪叙皆景惟金隄以下靡靡可觀

霧縠。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　襞積褰縐。鬱橈谿谷。襞積即今之帬攝古所謂皮弁素積者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谿谷也　衯衯裶裶音霏　揚袘弋示反　戌削。揚舉也袘曳也或舉或曳則戌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　蜚襳音纖　垂髾。所交反　襳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也　扶輿猗靡。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　翕呷萃蔡。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錯雜也葳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以玉飾綏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繆繞相纏結也　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音遼　於蕙圃。宵獵為獠　媻音盤　姍勃窣而上乎金隄。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　揜翡翠。射鵕鸃。鵕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　微矰出。孅繳施。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弋白鵠。連駕鵝。

楊慎曰怠而後發謂別往也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云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鳴籟簫也榜船也歌謂唱櫂歌

鵠水鳥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雙鶬（音倉）下。玄鶴加。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連駕鵞又下（音[illegible]）雙鶬而加玄鶴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鈎紫貝。摐金鼓。摐撞也吹鳴籟。榜人歌。榜人船長也聲流喝。言悲嘶也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滂溢激相鼓薄也礨石相擊。硠硠礚礚（苦盍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音徙）乎淫淫。般乎裔裔。皆群行貌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藥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illegible]同）之和爲（[illegible]反）勺藥耳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言臠割其肉揾

王鏊曰折辨得倒

倪思曰費語不多而氣槩吞吐已極

按此誇齊之大

車輪轥而食之此以識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割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

按邪與肅慎為隣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為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隣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為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

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勃澥海別枝也游孟諸。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為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是以王辭不復。謂不反報也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聽音斷笑貌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蕃。而外私肅慎。捐

乃余遮切
與此不同
蘇轍曰讀
上林賦如
觀君子佩
玉冠冕還
折揖讓吐
音皆中規
矩終日威
儀無不可
觀
楊愼曰左
蒼梧右西
極其誕著
矣丹水紫
淵若有若
無雜以霸
滻涇渭酆
鄗其間使

國陥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㝵（古貶字）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更歷也）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産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酆鎬（音平）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牢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此流入干渭霸産涇渭酆鎬潦潏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蕩蕩乎八川

虛實相半听者怳耳

按此言上林之大

穹隆云撓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宛潬展轉也膠盭邪曲也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輸於深泉也涖涖聲也瀨疾流也

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兩岸間相迫近者觸穹石。激堆埼。巨依反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堆高阜也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揳也橫流逆折。轉騰潎洌。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滂濞沆溉。皆水流聲貌穹隆雲橈。宛潬音善膠盭。憤簿相繆也踰波趨浥。涖涖下瀨。音利批巖衝擁。奔揚滯沛。批擊也衝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臨坻注壑。音嘗瀺灂音勑緬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礚。皆水流激怒之聲也潏潏淈淈。湁潗鼎沸。皆水微轉細涌貌也馳波跳沫。汨㴔漂疾。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㴔然也

鄭維嶽曰玩璘々爛爛三語其不可勝紀者只此三句括盡

悠然長懷寂寥無聲言長流安靜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言水放流而長歸也安翔徐佪言運轉也翯乎滈滈水白光貌也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鮔䲛音乾䱭漸離鰅音顒鰫鰋魠音乾託禺禺魼鰨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也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如兗反水玉磊砢音裸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江靡江邊靡迤之處言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碝石黃色也水玉水精也鷫々霜也鴇似雁而無後指屬玉一作鸀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旋目按荆郢間有大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煩鶩庸渠煩鶩鴨屬庸渠似鳧箴疵

楊慎曰按以上言水以下言山各具所産山谷之屬

按以下畧言草木

鵁鸕箴鸍似魚虎而蒼黑色鸕匕鷀群浮乎其上。氾淫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言奄集渚上而遊戲唼喋青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嶊崣崛崎。陁岸際也甗隆巫窊折貌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蹇產盈折也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谽呀豁閜。阜陵別隝音擣谽呀豁閜澗谷之形容也大阜曰陵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為嶹也崴磈嵔瘣。丘虛堀礨音窟磊皆其形勢也隱轔鬱壘音律登降施靡弋尔反隱轔鬱壘堆壟不平貌施靡遁連延也陂音皮池貏豸。沇溶淫鬻。水流溪谷之澗也散渙夷陸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為亭候於臯隄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留夷。

高儀曰此周覽氾覌與前泛淫蕙圃類間而出之情性賦之弛張亦不得不然惟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八字忽見而止最是有態者言南北之相反

留夷香草也布結縷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攢戾莎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揭車衡蘭揭車香草也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若杜若蓀香草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許乙反蠁音響布寫晻音奄薆音愛去咇茀音勃肸蠁盛作也晻薆咇茀皆芳香意也於是乎周覽氾觀普也縝紛軋芴縝紛衆盛也軋芴緻密也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虖西陂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庸旄貘犛沈牛麈麋沈牛水牛也能沉沒水中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

凌約言曰宮室本不止此然長途以下大畧具矣故爲之以形容俯仰而足

搴衣也 其獸則麒麟角端 按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又元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騊駼槖駝。蛩蛩驒騱 音顛奚 駃騠驢驘。於是乎離宮別館 滿也 彌山跨 佚騎也 谷。高廊四注重坐 重軒也 曲閣 閣道之屈曲相連者 華榱璧璫。輦道纚屬 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而行者纚屬纚迤相連也 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謂其途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嵕築堂。累臺增成 山之高聚者曰嵕 巖突洞房 古府字 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 音老 而捫 音門 天。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奔星流星也更歷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楯軒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行經加之也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實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

僤（音善）於西清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蚴蟉蜿僤皆行動之貌靈圉燕
於閑館靈圉衆仙號也偓佺之倫暴於南榮偓佺仙人也南榮屋檐兩頭如
翼也暴偃臥日中也揚愼日暴字尢佳即負暄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
中庭醴泉瑞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爲川從中庭而過流也盤石振崖嶔巖倚
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胡叢
生瑉玉旁唐玢（音彬）豳文鱗旁唐言盤礴玢豳文理貌師古曰旁（古朝字）唐文石也言瑉玉及石並玢豳也
赤瑕駁犖雜插（扶言褦選）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
是乎盧橘夏孰盧黑色黃甘橙楱枇杷橪柹亭柰厚朴
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隱夫未詳薁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桃
荅遝離支（即荔枝也）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

自沙棠至女貞皆草木名

按此一段言禽獸

蘗杭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櫟果名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并閭椶仁頻即賓榔也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音峻楙古茂字攢立叢倚連卷欐佹連卷𠥄曲也欐佹支柱也崔錯癹骫音拔委崔錯交雜也癹委蟠戾也坑衡閜砢音阿苛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古灑字扶疏四布也幡纚飛揚貌紛溶萷蔘善名狀猗狔從風萷音蕭蔘音森藰莅音劉利卉歙林木鼓動之聲也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音差音此豸旋還乎後宮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雜襲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音遺玃飛蠝音誄玄猨素雌猨之雄者玄黑雌者白素蛭蜩蠼猱獑音讒胡豰音斛又音詭蛫棲息乎其間長

按至此始言校獵之事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雕鏤斗龍駕轄予云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按此時則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乃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獵

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抄顛。皆猿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頓申也抄顛枝上端也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絕梁斷橋也木叢生為榛殊異也捷垂條者捷持懸垂之條也掉希間。希疏無技之間也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載虎皮後道道車游。游車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面鼓嚴簿。縱獵者。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縱放也江河為阹。音袪泰山為櫓。阹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車

按此言凌險阻而獵奇獸

按此言極遐遠而獵奇物

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 蘇毛也蒙覆取也謂蒙其毛為帽 絝白虎 絝之著白虎也 被斑文跨壄馬 野字 陵三嵕之危下積歷之坻 磧歷沙石之貌坻水中高處也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赤弄也 推蜚廉弄獬豸 按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格蝦蛤鋋猛氏 蝦蛤猛氏皆獸名 羂要褭射封豕 要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羂謂羅繫之也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善名狀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 流離困苦之也 轊白鹿 車所蹂踐曰

按此言凌虛空而獵飛物乘虛無者言其所乘之氣虛無寥廓故能高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玄鶴七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

捷狡菟軼赤雷一作電遺光耀軼過也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也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弓名滿白羽箭名射游梟櫟蜚虡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言必知所志若也弦矢分藝殪仆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垛上麋也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亾與神俱藺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遒促皆迫捕之也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一作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揜一作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蹷蹋歷經也下棠黎息宜春棠黎宮名宜春宮名即今曲江地是其處也西馳宣曲宣曲宮名濯鷁牛首牛首地名登龍臺掩

按此言獵畢而燕

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閵轢徒步也轢輾也步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塡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按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吳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十遮曲名文成顛歌文成遼西

色授魂與言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

縣名其縣人善歌殘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閶鞈洞心駭耳鏗鎗金聲也閶鞈鼓音也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激楚歌曲也結風亦曲名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虙妃之徒青琴古神女也虙妃伏羲女溺於洛水遂為洛水之神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嫚嫚柔弱貌纖細也細弱總謂骨體也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恤削褕襜褕也袣褰也獨繭一繭絲也閻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

董份曰人樂極倦過則反理最得其情

楊慎曰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諷諫

按此叙其解酒罷獵重農事而獵道德是一篇正意前說上林校獵事乃引起此耳

藐（逴娟言曲細藐藐視遠貌）色授魂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也仞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並廢罷也）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

王懋曰相知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辨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非一旦倉卒

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戴雲罕揜群雅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悲伐檀樂樂胥伐檀之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胥之詩言王者樂得賢智之人使在位也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恣字活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芔然猶欻然也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

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夫

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殊絕之文

康海曰古人凡文皆有依放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 大人賦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朅去意也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赤氛為幡綴以白氛也建格澤之脩竿兮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總光燿之采旄旄旒也總係也係光燿之氛於長竿以為旒也垂旬始以為幓兮所銜反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幓旒也縣旬始於葆下以為十二旒也曳彗星而為髾髾燕毛也枻彗星總著旒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又猗抳以招搖猗抳下垂貌攬攙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音紬彗星為攙搶注髦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以斷虹為旌杠之綢也紅杳眇以

倪思曰自應龍以下只是形容龍之變態稠疊若不極乎其實不過五句而每句數意此賦之變尤得意者比子虛為老成涉沛矣

蜩蟉一作綢繆 艐古界字

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紅赤色貌杳眇幽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炫燿幽藹玄亂也如猋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蠖略蚴蟉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低卬夭蟜音撅直項也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輦反魚更反驕驁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鬐也躩跳也連卷句蹄也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沛艾駊騀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放散古散字畔岸驤以孱顏士頳反畔岸自縱之貌驤舉也孱顏不齊也跮踱輵螛容以骩麗兮跮踱作前作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骩麗左右相隨也蜩蟉偃寋怵㚟音黜丑者反以梁倚蜩蟉掉頭也怵㚟奔走也梁倚相著也糾蓼叫奡踏音沓以艐音屆路兮糾蓼相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艐著也皆下著道也叫奡高舉之貌蔑莫孔反蒙踊躍騰而狂趡音醉

按相求字奇即相遇之意謂若求而後遇也

按瑤光北斗標頭第一星

按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蒞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趠奔奔也蒞颯㷼歘焱至電過兮。煥然霧

除霍然雲消。蒞颯飛相及也㷼歘走相追也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

與真人乎是一轉語相求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

中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飛泉飛谷也在崑崙

山西南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

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五帝五時太皞之屬天極太星一明者太一常

居也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左玄冥而右含靁兮

玄冥北方黑帝佐也含靁黔靁也天上造化神名楚辭曰召含靁而見之前長離而後矞

皇。皆神名也長離靈鳥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

斷役也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

娭一作嬉

按崇山狄山也堯葬其陽九疑山舜所葬之處

㾓一作壏

按五河謂水有五色汝南有黃水筆山有黑水浉氏有白水于闐有碧水又河圖括地象曰金

而后行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氣也屯余車其萬乘兮綷子內反雲蓋而樹華旗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也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許其反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將行將領從行也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輵猶交加也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灑式尔反纚也林離摻攦也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行曼流爛㾓以陸離衆㾓貌陸離參差也龍茸聚貌流爛右散也㾓自放縱也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雷室雷淵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砰磷鬱律深峻貌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

城紫河上承天淵仙家亦有絳河絳霄之文

按大荒西經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閶闔天門也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按亢烏一作亢鳥即

江越五河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經營炎火而浮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奄息葱極氾濫水娭兮。葱極葱領山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屏翳天神使也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九重而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直逕馳乎三危三危在鳥鼠山之西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

日也倪思曰群仙以降曼延淫灑至載六女使人駭且欲悔而卒歸之正至西三母數語使人意消何神仙之足言未遠遊却又似有所未見未肯以為虛無也虛無之善者也

乃今日覩西王母暠工元反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烏也主為西王母取食低佪猶徘佪也勝婦人首飾漢代謂之華勝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三百里會食幽都呼吸沆瀣胡郎反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芝菌蒻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華蘂也食之長生芝英芝菌之英也僸音禁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僸卬也鴻溶竦踊也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濞豐隆雲師也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濞雨水多也騁游道而脩降兮鶩遺霧而遠逝游遊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舒緩垠崖也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寒門北極之門軼過也音逸下崢嶸而無地兮。崢嶸深遠貌上嵺廓而無天寥廓廣遠也視眩泯而亾見兮。聽敞怳而亾聞眩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聽耳乘虛亾而上遐兮。超無有而獨存

出處相如見上好仙道以為列仙仙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以大人喻天子其辭云云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

奇絕之文

董份曰唐蒙武帝實任之矣責焉蓋蒙騷動蜀民不責蒙無以謝蜀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見興師不迎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董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之類是也爲善者未賞南夷西僰效貢職爭歸義者是也此兩句闗繳前段意）故遣（此發卒之由）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歸過）（於使者）不然（特防衛使者道路中不可測之變）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本意未嘗令發兵）今聞其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歸過於有司）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結前）當（亦責）行者或亡逃自賊殺（百姓不是處）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夫邊郡之士（又推邊郡諷之）聞烽舉燧燔（烽烟火有急則舉燧積薪有急則燔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冐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

余有丁曰作賦後靡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爲相如之文
王維禎曰此上先以邊士盡人臣之節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今奉幣以下方以正義責之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盛稱爵位以提撕之）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爲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此下方以正義責之）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又責其父兄）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此下）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

又曰末篇數語通繳前意漢文多此法

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繳上非人臣之節与論方至愚之意）故遣信使曉（繳上喜）
喻（中即往寔一段）百姓以發卒之事。（繳上一過士尽忠而行者死亡之意）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
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繳上父兄之教不先意）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
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時上非陛下意相應）

殊絕之文

樓昉曰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疏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覩之乃

#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相如諭巴蜀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臣妾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惟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高惠呂文景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冉駹筰邛四國名皆蜀郡西部也斯榆亦國名）舉苞滿。（苞滿夷之種也）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設辭）因進曰。

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晉非所以正救也然文字自佳

余有丁曰與中國並句見自古不屬而漢與欲強致之所以為不可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皆西南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其說又雜）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

按世必有非常之人數句是冒頭後只發明此意

余思學曰按鴻水治則安居可食西南夷通則肝腦塗地其為非常之事一日而利害頓殊要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須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引禹事証非常

此言常

此言非常

董份曰相如之文中間有賦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浸漸沒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此言以事西南夷之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此言非常之功）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如東征西怨之意）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古戾字）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

（楊慎曰夫拯民至終下逸樂又折一篇之意而總繳之拯民沈溺繳前禹治水事以下繳漢武事又以申言非常固常之所畏）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謂西夷南夷）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索隱曰關沫若以沫若水爲關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係水之原也）徼牂牁（牂牁邛名）鏤零山梁孫原（此亦隸縣成天下晏如意）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疏逖者不被閉絕）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音支安也）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此封禪遺意所由作）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及臻成晏 如之旨也

頌上咸五下登三（咸同於五帝 登三王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作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形容）罔靡徙（辭去之狀）因遷延而辭避

殊絕之文

揚慎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逝于

# 封禪書 仿佛詩書創為符命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風聲總謂遺風嘉聲耳）紛輪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紛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昭明夏太也德明大相繼封禪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罔若（順也）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帝三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郅至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道于是成也）而

漢故也以周之封禪比擬言之

按韋昭曰逢涌原泉言漢德逢涌如泉源也

劉辰翁曰泉本水也而如逢之涌用字奇

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雖後嗣衰微政教頹替循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既創業定制又重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湛沈深也龐洪皆大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保而崇冠乎二后繦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元始都于攸所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音聶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如逢火之升原泉之流沕潏曼羨盛火之意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

李夢陽曰圓字徼字道字犧字甚奇

横流。武節焱逝。言和氣横被四夷爾陿游原。遐闊泳沫。爾近原本遐遠闊廣泳浮也恩德比之于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昆蟲闓懌。回首面内。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懐和樂回首革面而内嚮也然後圓。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謂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祀也犧。雙觡共抵之獸。犧牲觡角抵本也武帝獲白麟两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珍放龜于岐。周放畜餘龜于池沼之中至漢得于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黄乗龍於沼。乗龍四龍也言招致翠黄及乗龍于池沼耳春秋傳曰帝賜之乗龍鬼神接。靈圉賔。於閒館。是時上求神仙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輙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于古之靈圉禮待之于閒館舍中也奇物譎詭俶儻

楊慎曰此段托以大司馬進言諸夏樂貢而下功德之盛符瑞衆变而下符瑞之盛太山望幸而下言謙讓不封禪於道為爽之意或謂而下言天示以符瑞不可以辭承天意以行事豈謂

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航舟休美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介大丘山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言符瑞衆多相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意者言大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嗛古謙字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

進越中言不封禪之褻也聖王弗替而下勸之也雜縉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鈌王道之儀（挈絶也鈌闕也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質闇云者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必欲辭之則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墠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君哉（屈絶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特之榮畢出而絶則說者無從顯稱于後也）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越踰也不爲尚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卒終也史記作丕字全之謂以封禪全其終）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

王世貞曰按此書之意惟欲人主崇虛聲以夸示後世相如既死矣何以此為

楊慎曰設為天子俞可之辭因為作頌焉

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六經加一為七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按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遂

倪思曰旼旼穆穆謂鳳故曰蓋聞其聲又曰茲爾於舜謂舜亦有此祥
李夢陽曰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嘉穀之瑞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與太山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

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露滂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何等不蓄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謂騶虞也旼旼睦睦。君子之態。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濯濯肥也冬幸雍詞五時獲白麟也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言騶虞麟龍之瑞臻所以覺悟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而論天子使封禪也末數語所以言天符不可違而王道不可缺董份曰篇末數語大寓諷諫故知相如書亦不徒作

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蒸。陽明也黎蒸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龍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蓺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在察假大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王衡恐己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

出處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所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

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札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

王世貞評相如此書大都是貶周而進漢故先言周無殊尤絕迹而猶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故其結之曰進讓之道何其爽與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是其為進也漢可封禪而不為之是其

讓也

殊絕之文

按是對奏上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各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音如）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茭也言隨畜牧茭易故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古奔字）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此句摠收上南越北胡○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譔（古僎字）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不堪職任者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刑法也成法於宇內）獲衆美而不足（言德已足法宇內而猶不自足不自專已）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言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也）

董份曰漢初大抵多因秦陋至武帝始易正朔改制度建明堂辟雍表章六經始成帝王模樣終軍所云必待明聖潤色祖業者信非繁稱

林希元曰其文若不經思而及度音節不失其年甚少而老成或

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音翳於郊宮燔祭天瘞祭地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伐紂時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祭祖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明時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作席也白茅於江淮發嘉號登封太山以明姓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不能及真天與之奇才也使天假壽年所就寧止此哉

盖六鷁音溢退飛逆也按魯僖公十五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胡安國日此宋異也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卒有盂之執又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哉引此以象諸侯叛逆白魚登舟順也象諸侯順武王夫明闇之徵上亂變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辮字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著中國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斯拱手而待之言即至也

出處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也又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愽謀群臣終軍對奏上甚異之

殊絕之文

鄭維嶽曰自是而後七啓七命諸作俱續貂耳當以此文為宗

#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少差曰間太子曰。憊。謹謝(辭)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音色)。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轖車籍交革也紛沌澹淡。噓唏煩醒。紛沌澹淡憒耄煩悶之貌噓唏啼貌病酒曰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散)渫(泄)。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眩曜惑亂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廢上也又曰去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

謝選口七發文字儘奇雅柳子厚晋問用其體而別立新机庶幾青於藍者然學士家只看七發一篇儘有受用處不必過求

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躭安樂時有此疾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膬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腥肥肉也醲厚酒也衣裳。則雜遝曼煖燀爍熱暑。曼輕細也燀火熱也爍亦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挺猶動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洞房清宮。命曰

郭子章曰命曰之體從呂氏春秋來此公滿腹錦繡其微言緒論迄今猶令人借之以為文義膏沐蓋亦弘博士哉特其行不掩耳

馬理曰枚乘以餐毒藥戲猛獸六字為骯女色之喻何等婉切朱文公自

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躄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註曰老子云五味賞口爽腸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醲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音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惰解惰也窳弱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扁鵲

警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險之一字尤是頂門一針

先安頓此四箇為下文張本此幾之以鼓琴

善醫巫咸善祝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楚辭願承閒而自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龍門在河東之西界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扶疏四布也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澹淡搖蕩之貌

真德秀曰背秋涉冬盖謂在秋至冬來之時然背涉两字何等奇巧

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朝則鸝黃鳱鴠音渴旦鳴焉。爾雅曰鶬鶊鸝黃禮記曰仲冬鶡旦不鳴鄭玄曰鶡旦鳥也似雞冬無毛晝夜鳴暮則羇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鵾鷄啁哳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宗孝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光武二年野繭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居珥珠在耳也約亦的字也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琴師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

呂楠曰不能去不能行不能前即蘊老坡所謂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是也蓋形容其琴音之精絕有悲歌感慨之意此發之以味

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翼兾蔪麥善也向虛壑兮背槁槐槁與槀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蟜蚤也方言曰南楚或謂蛞為螻爾雅曰蟓蚍蜉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犓以芻草養國牛也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和謂和羹也冒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小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摶飯說文曰啜嘗也於是使伊

湛若水曰昔人稱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枚叔子此篇奇怪萬狀人間亦未可覔得

此發之以良馬

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五味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音而勺藥之醬。熊蹯熊掌也臑熟也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為炙也詩曰炰鱉鱠鯉秋黃之蘓。白露之茹。茹菜之總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晉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山梁之餐謂雌雄也豢養也文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歠飲也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也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呂氏春秋曰岱故馬郡產馬齒至之車言以齒至之

唐寅曰韓文公送石處士序云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句從此處脫化去師其意不襲其字特人不察耳

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駁馬有最風黃鵲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穱麥服處。蹀中煩外。以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蹀而外煩也羈堅轡。附易路。易平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無時及獸矣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子孫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

此發之以燕樂

董份曰括盡臺隍之勝極目賞心當與杜牧之阿房賦齊名異

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illegible]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之乎。太子起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

是使悖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命名也比物屬事。

離辭連類。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浮游覽觀乃

下置酒于娛懷之宮。娛懷宮名連廊四注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

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黃堂為隍隍城池也溷章

白鷺。孔雀鶤鵠。溷章鳥名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纓頸毛螭

代

以上言草木以下言燕樂[illegible]曰極[illegible]寫粧[illegible]一齒燕[illegible]

龍德牧。邕邕群鳴。螭龍德牧並鳥名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淑滲薵音周蔘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蔘二草也淑與寂音蓼同蔘水草也苓古蓮字女桑河柳。素葉紫莖女桑柔桑也河柳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苗山之松豫章木名造至也梧桐并櫚。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櫚樓也色衆芳芬鬱。亂於五風。迺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横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百一習樂為理絲杜連未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此發之以田獵

練擇也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激[illegible]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沉湎也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雜裾垂髾音肖，目窕心與，髾燕尾也窕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芳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嬿服而御。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嬿服入御于君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

康海曰胸襟寥廓故能寫景詳讀之真令人沉疴消釋

陸深曰始云逐狡獸集輕禽逐字集字猶緩遂轉用極字困字窮字恐字慴字以聳動之

乘。駟擾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能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右夏服之勁箭
左烏號之彫弓。古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
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
之林楚辭曰羲和弭節兮潯水涯也掩青蘋。游清風。掩息也青蘋似莎而大陶陽
氣。蕩春心。陶暢也陽氣春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逐狡獸。
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
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捐御之勞而致千里恐虎豹。慴鷙鳥。慴恐也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鑾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
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窘迫
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

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冥夜也薄至也運轉也）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堮也墨或為塵也說文曰圻地圻堮也）純粹全犧。獻之公門。（色純曰牲體完曰牷毛長曰獻豣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莫闇貌）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果敢也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薄迫也）白刃磑磑。矛戟交錯。（六韜書刀銘曰刀利磑磑）收獲掌功。

馬理曰誠必不悔兩句看上下文似不相蒙然細味之只是借誠信二字言太子見此射獵之樂亦必動心而躭於從禽若其誠信然也方於文理貫通

此發之以觀濤

劉基曰世事亦若是

賞賜金帛。掌主也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掩覆也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樂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鱉鮮魚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貞信之色。形于金石。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斁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王則未見濤之形也。徒

也夫子乘之君坐朝而臨群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濤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儆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無限也其無亦知濤之樂而不知濤之可畏乎

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駕陵也軼突也擢抽也汩亂也溫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畧智也縷絲縷也怳兮惚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聊慓恐懼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儻兮。俶儻卓異也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秉執也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莊子曰出於崖涘涘亦涯也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無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汩疾貌也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

馬理曰澡槩灑練数字圓奇而伸傴起躄發瞽披聾六字尤奇分明欲喚醒一箇病夫字字精巧、唐寅曰歷狀濩濤潮

遠逝兮中虛煩而盈怠。朱汜地名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曙旦明也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槩滌也與溉同羲練猶汰也澹瀲手足。音會頮濯髮齒。澹瀲猶洗滌也頮洗面也愉棄恬怠。愉寫淟濁。愉悅也淟垢濁也分决狐疑發皇耳目。謚法曰明者日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傴曲也躄跛不能行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以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逆流上潮二

湏之勢凡九其俞井井有序始馬如白鷺之下翔少馬如車馬推盖之張如三軍之騰裝既馬如輕車之勒兵如軍行如勇壯之辛如雷行如奔馬如雷鼓而以次勝乃罷数句終之江河奇觀𤍠然盈特矣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内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衍散也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淋淋山下水淋淋或為沜聲類曰沜漂也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貌溰溰高白貌帷帳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鶩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顛顛印印。据据彊彊。萃萃將將。顛顛印印波高貌据据彊彊相隨貌萃萃多貌將將高貌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

董玘曰柳子厚晉問全祖此文而章法句法歩武相似惟枚叔子有此笔力惟柳子厚追踪叔子

塈沓合也行户剛切協韻也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盤無垠
貌盤謂盤礡廣大貌涌裔行貌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
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
隨隈踰岸出追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窮力激堆碕郭璞曰追沙堆也遇者死
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
似裂也軫轉也迴翔青篾衔枚檀桓青篾檀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衔枚水
無聲也彌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彌節巳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
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食鯏山晝
遊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地名篲掃
竹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崔桐曰鳥不及飛數句蕩取南山數句狀其洶湧處光景絕似唐柳耆卿望海潮詞有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之句亦無一字不襯貼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嘽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波相逐之貌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混混庉庉波浪之聲發怒庢音底沓。清升踰跇。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跇也庢礙止也沓水沸出者跇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淩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紛紛衆也翼翼莊健貌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頹覆然後平夷洒音詵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瀄泌瀄滵相擊也汩寀汩水流疾也潺湲流貌横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沋沋湲湲魚鱉顛倒之貌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神物

江應軫曰怪異詭觀四字下得停當括上許多說話

此發之以大道

要言妙道四字應上

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踣前覆也洄與回同

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方道也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皆智略之士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涊霍疾貌也

顏劭臣評七發備盡巧態機軸規模高出漢晉之上

按自枚乘創為七發其後繼作擧無有及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小畧云云發遠矣

舒芬評七發之中凡悅耳目口鼻手足娛心意之物無不具備可謂多聞博識矣至發之以要言妙道處便簡短寂寥無可人處可見於義理未深

殊絶之文

鄭維嶽曰駿入駢麗當為六朝鼻祖

#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音脆）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獸毛之褥也被服也純綿繒布也）羹藜唅（音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唅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恭敬也惟思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

何孟春曰借工馬為喻極力描寫無非為下文張本

茅坤曰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意相聯屬皆借客形主之法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勞極之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巧冶鑄匠干將劍名也劍未成也淬燒劍令熱漬於水中以取利也鋒刀也越砥磨石名也劍謂磨也鍔劍刃也）水斷蛟龍陸剸（音團截也）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利劍斬斷蛟犀若以篲掃路塵言甚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音謀）百丈而不溷（亂）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傷喙馬口敝損鞭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齧膝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

韓哀古善御者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如日影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

董份曰叙賢者之未遭遇以起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之意言言婉切袁彥伯有云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即此意也

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匡合即一匡九合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

而享膏粱（奥幽也渫狎也孳汙也離此疏食釋此木蹻蹻以繩為發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三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蚻名世謂之蜻蛚蜉蝣渠畧也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利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皇天也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

柯維騏曰只此兩句狀出君臣相得之情千年以來獨暢
王士性曰蜀昭烈帝嘗云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與此暗合真英主之言哉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漢書多借假故以遞為號羿逢門善服射者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

按宣帝是時使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故褒此頌及之亦庶幾所謂與言者

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殊絕之文

# 甘泉賦

揚雄

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漢時諸以材術見知直于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承明廬謂之風者不敢正言也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見祐護以休美之祥擁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脩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於是迺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鉤陳紫宮外營陳

以八神佐警蹕以蚩尤馳左右摠言侍從之盛蚩尤古善用兵者言使此人帶寶劍執玉斧如飛如走也

星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堪輿天地總名也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無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今皆梢而去之蜀委虵貌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抶笞也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也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飛者蒙茸而乱走者陸梁而跳也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胻。總總撙撙攢聚貌膠轕雜亂貌猋駭雲迅言速也方攘分散貌駢猶併也頡胻猶頡頏也言衆神並列前後其行迅疾如魚鳥飛翔也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昭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

索隱曰駍隱車騎聲也陸離参差貌過于疾雷馳及遺風言車騎之疾也因以登臨高峻之山超越曲折之水如登天門而入凌兢然

蠖略蕤綏灕虖襂纚翳隱也言以華盖自隱蒼螭素蚪龍屬蠖略蕤綏龍行貌襂纚龍翰下垂貌凡稱龍者皆馬也帥尒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音余旐兆郅偈音質竭之旖施也施上畫鳥曰旟畫龜曰旐郅偈竿也旒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如星之流如電之照也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屯聚也方並也聲駍普萌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先合反遺風馺然疾意也臨高衍之嵱山也嵸兮超紆譎之清澄水也衍無厓岸也紆譎曲折也嵱音踊嵸音蹤即所謂墳衍也登椽欒而羾音貢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椽欒甘泉南山也羾至也閶闔天門名凌兢寒凉戰栗之處也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迴望通天之繹繹言雖未至甘泉則遥望見通天臺也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慘廪亦寒凉之意也

洪大紛亂雜錯互也直嶢嶢（高貌）以造天兮。厥高慶（語辭）而不可摩彌度。言此臺至天甚高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音[illegible]）於林薄之間也新雉即（音[illegible]）辛夷攢并閭與茇（音弗）苦兮。紛（古往字）被麗其亡鄂。崇立陵之駮（音[illegible]）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逭逭離宮般（連也）以相燭（照也）兮。封巒石關施靡虖延屬。攢聚也并閭櫻櫚也茇苦草名被麗分散貌言此草徧菹被麗於林野無涯際也駮騀高大貌嶔巖深貌言山皐之高溝坑之深又徃徃離宮連綿有光色相照封巒石關二觀名施靡相連屬貌於是大夏雲譎（音[illegible]）波詭。摧嗺而成觀（成奇觀）。言夏屋變巧廻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嗺林木之崇積（音[illegible]）貌也仰撟（音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音縣）而亡見。正瀏濫（泛濫也）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長也）。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

列宿四句言臺之高

亂。據櫺同軨軒而周流兮忽坱軋而亡垠。目冥眴言高望能眩目也魂魄
眇眇言驚其壯麗令魂魄眇然迷惑也軨欄也軒檻也言據欄檻而周旋忽廣大而無限量也翠玉
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音鄰斌㻞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謂
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盖失之矣馬犀者馬瑙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瞵
㻞文貌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金人即武帝所作銅人以承露者嶔巖
巖其龍鱗言其鱗甲開張若真龍之形也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
之炘音欣炘配天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揚光曜四句言宮觀
華飾揚其光耀燎爤於上垂光下照真可以匹天帝所居之縣圃音懸取象於太一天神之紫微宮也洪
臺崛其獨出兮㯿北極之嶟嶟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嶻音失真嵲峭嶟嶟然也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柍中央也振屋梠也施延

歷倒景二句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歷徑也飛梁閣道也蠛蠓遊氣也撇拂也言臺高經倒景過於遊氣絕出閣道而拂于

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雷鬱律於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魑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言屋之高深錐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飛梁浮橋也蔑蠓疾也撇猶拂也左欃奔星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熛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熛闕之內也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蔭映西海以及幽都醴泉湧出汨汨然也蛟龍連蜷音拳於東厓兮白虎敦音屯圉虖昆侖連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覽樛流於高光兮溶音勇方皇音彷徨於西清高光宮名樛流曲折也溶然閑暇貌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前殿崔巍高貌兮和氏瓏玲以黃金為璧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榱屋椽也言舉立浮

天也

欂櫨柱上枅也榮屋翼也

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其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空虛貌寥廓宏遠也
之宮宮之崢嶸深遠門閣高貌駢交錯而曼衍兮㟁嵲隗虖其相嬰音安音崔嵬
駢交錯言檐楝相屬也曼衍分布貌嵈嵲隗山高貌言觀與之相繞也乘雲閣而上下
兮紛蒙籠以掍成混字乘登也雲閣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貌提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曳
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長也言宮室廣大自然有紅翠之氣襲琁
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虖臨淵襲繼也桀作琁室紂
作傾宮以此微諫也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深淵回猋回風也肆其碭駭兮翍音拔桂
椒而鬱栘音夷楊碭過也駭動也鬱聚也栘唐棣也揚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
散而移揚鬱聚也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言桂椒香氣乃
擊薄櫨及屋翼也薌音響呹音迭肸許以掍音混根兮聲駍普耕反隱而歷鍾言風之動樹聲

陰陽四句言風擊清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和和若夔牙彈琴馬夔舜樂官也牙伯牙也般倕弃剞劂王爾投鉤繩言見世奇妙皆投弃不敢為也

響振起衆根令同騁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根猶抹也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鋪門首也言風開玉戶飄颺門首發蘭蕙芎藭之氣也芎藭香草也惟弸音彋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音靜深弸彋風吹帷帳動貌拂汨亦風動貌暗暗幽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刀鑿也兮王爾巧匠名投其鉤繩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雖方征僑與偓佺二仙人名兮猶仿佛与彷彿同其若夢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方謂並行也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蜵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

鄭維嶽曰
至此歸結
在求賢上
去乃是不
易議論
礼神祭天
也頌祇歌
頌以祭地
祇也又建
長旍昭華
蓋以登高
臺其臺之
高可攀北
斗下視三
危山也東
阬東海也
玉軑王餙
車軒也九

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臯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匹桀能函甘棠召公之惠挾東周公
征之意相與齋虖陽靈之宮同集於此祭天之處陽臺之宮靡薜荔
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靡纖容也謂纖織之也噏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言齋戒自新召處飲食皆芳絜也瑕謂日旁赤露氣英英華之
露也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旍兮
昭華覆之威威華覆華蓋也威威猶威褷也旍旓之旒也一曰燕尾攀琁璣而
下視兮行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
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假設言周流曠遠升
降天地爲神通一也風從音竦從而扶轄兮音[illegible]鸞鳳紛其御[illegible]蕤從從前進之意
御猶乘也蕤車之垂餙纓蕤也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音移昆侖

垠九重也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逐浮尨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

儐暗藹二句接賓曰儐暗藹衆盛也言神

之東有弱水度之若㴛㴛漏漏小水想西王母欣然之窺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艱難也而上壽兮屛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盧目童子也方擥摠也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欽敬也柴積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招繇泰壹二者皆神名舉洪頤旗名樹靈旗旗名樵蒸焜上配藜四施配藜拔離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燔燎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出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東燭四句言東西南北無所不照也玄瓚皆祭大器物觩醪秬鬯泔淡滿也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觩醪其貌也懿懿芬芬秬鬯之芬烈炎感黃龍兮熛音標訛碩麟言光炎熛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碩大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

之僾從衆多下於清壇致以祥瑞穰穰然委積如山也雲飛揚四日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德故麗于萬世也胥皆也

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三巒觀名棠棃宮名偈讀曰憩天閭決兮地根開天閭即天門決亦開也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長平涇水上坂名磕擊鼓聲天聲聲至天也厲奮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丕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崶巃音蜂拳單埢垣兮崶巃上下之道也單調也埢垣圜貌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增重也嵾差不齊也駢竝也岺嵤音零營嶙峋音隣旬洞亡厓兮上天之縡音載杳旭卉兮縡事也杳高遠也旭卉速疾也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對配也倈祇郊禋神所依兮言以祇敬而來郊祭禋饗則神祇依附徘徊招搖靈遲迟兮言神久留安不即去也遲音栖迟文夷反迟今遲徐也煇光眩

燿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發紀之文

穆文熙曰首稱成帝之盛業

# 校獵賦

楊雄

或稱戲農豈帝王之彌文哉論者（雄自謂）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若不如是安得七十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式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虖侔訾貴正與天虖比崇（頌漢德也）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比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

穆文熙曰帝將以下方入田獵的事

於外［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而枝葉周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囿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以終始顓頊玄冥

之統［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音韋）西

馳（音）闛闔儲積共偫（音雉）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音夷）野草御自汧

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音落）［章皇周流言匝

徧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縣遠也］爾迺虎路三嵕（音宗）

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落纍也以繞

之也三嵕三峯聚之山也］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虞淵日所入處］鴻濛

沆茫碣以崇山［虎落以竹為藩落也三嵕山也言圍落此山其經百里營之外門曰金馬

內門曰殿門邪斜也言營域廣大正南望之以極于南海稍斜則與虞淵為界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碣］

又曰此言群下周容以待獵

表也言以崇閈為表碣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虖白楊之南昆明
靈沼之東先置供具於供事之人前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
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
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蜺為繯屬之
虖昆侖之虛畢罘皆網也垂天竟壄言其大朱竿日月旗之竿也蓋彗星於旗上故曰彗旗
紛旗旒也繯旗上繫也屬連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
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音因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
發射闉戰開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候望敵者欃槍熒惑天弧皆星名鮮扁輕疾貌陸離駢[illegible]
[illegible]相連之多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音捷獵徽車有徽幟之車也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
也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列字虖高原

又曰此言天子親狩儀衛之盛

之上殷軫盛也冥深遠也羽騎營營昈分殊事昈明也營營周旋貌言其器飾分明各殊異也繽紛往來轠轤音雷盧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繽紛盛貌轠轤連接貌其色若光其疾若滅儀伏之盛也於是天子迺以陽日出時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駕六駮之馬也載靈輿乘車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蒙公族頭也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捎稍拂也歷天捎雲言其高也麾字辟歷雷也列缺電也吐火施鞭萃傱沇溶音允容淋離晉郝廓落戲八鎮而開關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攢聚則如龍之豪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言車之衆飾相切靡而光起有若神也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蕙圃蕙草之圃也蘭唐陂唐之上多生蘭也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

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驚
駍駖磕淘淘旭旭天動地岋虓虎四句言勇健之大結陣交錯如風雷之威
也驞駍駖磕衆聲也淘淘旭旭鼓動聲岋亦動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
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馳騁奔欲拕
皆獸名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斮斬也狿獸名騰空虛
距連卷連卷樹木也踔天蟜娭澗門踔走也天蟜亦木枝曲也娭戲也莫
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
徒蹶松栢掌疾棃獲夷能獲夷狄者也獵蒙龍轔輕飛蒙龍草木所蒙
蔽處轔轢也輕飛輕禽也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
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

又曰
此言行伍
聲威之盛

仆山還漫若天外。言山為之回旋也 儲與扈大溥聊浪乎宇
内。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聊浪言游放也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
氏控弦皇車幽輵車声光純天地望舒月御也彌轡言天子之車歛轡徐行故
假望舒為言 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
堅重各案行伍。移圍四句謂移獵圍從部伍使曲隊堅重各擐行伍之處 壁壘天
旋神抶電擊言所抶擊如鬼神雷電也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
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言後獲皆盡無遺餘也 及
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罕車畢罕之車也 蹈飛豹絹嘄陽嘄陽羅擊也
音罕
费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 追天寶出一方天寶鷄頭而人身凡
此神降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秦文公時陳倉人獵
得之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獷弗述獷

又曰
此言田獵獲獸之事

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鷄得雄者伝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櫝弗述逐二童子化為雉并其雌雄而執之故云囊括應鶤聲擊流光櫟盡山窮囊括其雌雄雄在陳倉雌在南陽故云野盡山窮也沉沉禽獸奔走貌容容遙噱音脚虖紘中口內之上下名為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紘罔之中三軍㝉然窮冗閼與亶音但觀夫票禽此言獲獸之多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蹴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頷注地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妄發期中進退履獲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淫過夷平創過大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於是禽殫中衰禽彈中衰言禽既盡獲而射中者亦衰息也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

瞰目盡西暢亡厓目盡極望無厓廣遠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磐音岑吟崟眩燿青熒岑崟高鋭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漢女水神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狀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垂其光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嬉戲也嗥其中噍音啾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王雎雎鳩也關關嚶嚶噍噍皆鳥鳴聲昆同上下謂飛鳥或上或下也砰磕鼓翅之聲若雷霆也乃使文身越人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巖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巖言不可犯也巖水岸嶔巖之處碕曲岸薄迫也索搜求也蹈獱音賓獺據黿鼉抾雲蠵音携蠵大龜也抾挹取也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音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有虞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處妃餉屈原與鼓胥

又曰此言脩仁舉義以現示蠻夷乃諷也

舜葬九疑故孚彭蠡也則與之相近而目望焉方且也明月珠為蟟所懷故曰胎宓妃蚤原彭咸子胥皆水沒者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音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以物與人曰移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也言化及于北狄南鄰使旃裘狐貉之君長咸奉珍來享稱臣於我也圍口獵營之門也盧山單于庭門也前後陳列言多也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獵取天地人三才之福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未以為然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

鄭維嶽曰夫古之諷東嶽自是以後皆是諷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

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雲夢楚藪澤名孟諸宋藪澤也又以楚之章華為非以周之靈臺為是罕徂希往也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烝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齊也男女使莫違使無失婚姻時也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鬯與暢同通也言原大通之德廣茂世之法勉為勤勞過三皇五常豈不至哉乃祗敬也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

央軫車也衡車前橫木也謂聞此道因從獵所而言歸也

穆文熙評大都此校獵一賦驟覩奇辭恠句似驚心

眩目細看來有首尾有次第有張主喜悅

發大驚人揚雄此賦巳自升堂入室何謬

云壯夫不為

殊絕之文

蕭經曰先說秦以起漢而高而文而武漸漸說成帝特事見得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影會

# 長楊賦

楊雄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太華山在長安東故謂之左褒斜在西故謂之右言後數郡之民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内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主人曰吁客何謂兹耶請畧學其凡而客自覽其切馬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烏黠）窳（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

皆所以威懾遐荒寧外而安內也

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言如星之轉運以討暴亂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廼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綈衣革鞜言不穿不敝不更爲也鞜舄也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斗星也太階三台星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其後謂武帝時也熏鬻匈奴也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衛大將軍衛青也碎轒轀破穹廬腦沙

王錫爵曰當時驃衛宮幕南之王庭匈奴過無不流涕此四語足盡其際矣即太史公為驃騎立傳無能模寫如此之悉者葛晞曰自是回互得好推本欲諫長楊之獵特不敢斥言故借客卿以為周主人之

漠隨余吾沙漠漠地名余吾水名碎其車破其旃帳擊其頭以腦塗地折其骨使髓出皆稽顙樹頷蛤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時言不常也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竦與聳古字通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哉且盲者不見

對卒非本意蓋此謂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也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迺今日發曚廓然已昭矣

紀事

按成帝時將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陡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

文章故籍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其辭云云

洪興祖評此賦麗詞艷句足盡畋獵之大觀古秀素艷青黃屢出真所謂窺情風境之上鑽貌草木之中也

殊絕之文

林希元曰描盡貧狀寫盡俗態

按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

## 逐貧賦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遐荒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緋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滞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絶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昆侖之顛爾復我隨

書之然則子雲安於清貧蓋其真性者作逐貧賦而卒歸之長與汝居終無厭極此可觀其梗槩矣

離大經曰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三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古意字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子雲逐貧賦云處君之家福祿如山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聲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辟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殊絕之文

此篇可以見其倜儻高逸之襟和厚紆緩之度

楊兄曰兩漢有解嘲荅賓諸作賓王應詰亦欲繩其步武而獨出杼軸立意超然高……兩漢

# 應詰

駱賓王

予以三伏時（金畏火小暑後火氣太盛庚遇之為始伏再庚為中伏三庚為三伏過三庚則為立秋而暑退矣）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江口也（今徽州）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群魚戲歷如行空中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予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嬴體而求哀嗟乎勢窘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座而歌焉子（戰國馮驩遊孟嘗君之門始不見知列之下客驩彈鋏而歌曰彈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因厚待之）又安能中輒而呼莊周哉予乃復

錢福曰此祝以鳥獸龜龍比喻蓋傷其見獲而欲放之也為下文詰难張本

又曰語調新藻

吳應賓曰孔丘賢也

曰猛獸擒也拘於陷阱鷙鳥攫也縶於樊籠素龜靈也披髮河津宋元君夢人語之曰予清江使者也將徃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使得君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剖之以卜白龍神也桂鱗豫且吳王從民飲子胥諫曰白龍下清泠之淵化而為魚豫且射中其目何不泥潛而穴處故乃貪餌而吞釣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也擬迹而後投揚雄解嘲欲談者擬足而投跡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沉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羨之饌也可以助庖厨囊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何欲予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不推移於時矣

又曰以殷乙孔丘中上論鳥獸龜龍之意與莊子知有困神有所不及意同胡時化曰有心無心之說亦囿互得好

吳中行曰此一轉論太公之釣國與文王

機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王聖也。囚於夏。孔丘賢也。畏於匡。史記云桀囚成湯於夏臺又云孔子貌似陽虎而匡人圍之 且夫明哲之賢。尚罹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言下釣之時 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故既得而舍。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豆也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子路治蒲孔子稱其三異政 勤太命而後翼一飱之飽。擒而不殺。可謂不仁乎。既得而復於之是愛物之仁也 獲而不享。可謂不廉乎。得魚而不食之是律身之廉也 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太公呂望也釣於渭水文王舉以為師號尚父

之釣太公似祖微君諫獵之意遺意鑄詞俱佳

又曰此言大丈夫有釣國之志與鮑肆漁父者迥別正明所以放魚之意寓意甚微

形坐磻溪之石。即渭水上也垂應滋水之璜。即磻溪也太公釣於此得玉璜有文云周受命呂佐之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文王因其兆而舉之因以周為受命師辛佐武王伐商以造周得國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而為鈎懸西伯而為餌筵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沉轄者。任公子為大鈎巨繩五大轄蹲乎會稽投竿東海鮑肆之徒也。孔子云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俱化矣踞滄海而負鼇者見莊子長史啓漁父之事也斯並耻小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殊絕之文

鄭維嶽曰此文工於寫景故亦在殊絕之列

# 滕王閣序并詩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淳二年閻伯嶼為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壻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輙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博士因作鬬雞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搆之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遇鍾陵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言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也洪都舊隆興府）星分翼軫。（二星是楚分野）地接衡廬（音閭）。（以言其地勢之所接則衡山峙立於西南廬山近聯於北境）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者荊江在荊州松江在蘓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流如三江之衣襟焉五湖者太湖在蘓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其中若帶之垂而相為貫穿焉）控蠻荊而

何如愚曰此序有四長一長於長大形勢二長於體狀景物三長於頌述言辞四長於賦詩而未免有三短全用四六駢儷一短也中間語意重復二短也鋪叙無倫次叙太多三短也其所以為唐文之三變歟

**引甌越** 荊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控扼之閩越連東甌之境此則接引之謂其往來於此道路所通也

**物華天寶** 物之光華乃天之瑞寶也

**龍光射牛斗之墟** 豐城所有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光彩直射於牛斗二星之間雷煥得之張華分其一焉

**人傑地靈**（言宴集） 人之英傑皆由地之發靈也

**徐孺下陳蕃之榻** 徐穉字孺子洪州之偉人也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

**雄州霧列** 雄壯之州鬱葱之氣如氤氳之霧浮列于上

**俊彩星馳** 俊拔光彩之人物如星之環拱以奔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 臺亭臺隍城下也以首枕物曰枕夷謂正南荊楚之方夏謂東南揚州之地州之亭臺城隍實枕措于此夷夏之交

**賓主盡東南之美** 賓謂他州之賓客本州之僚屬主謂本州之都督一州之主也時宴于此閣者皆東南人物之美者焉

**都督**（言地）**閻公之雅望** 閻公即伯嶼也特為洪州刺史乃都督之任雅正之聞望昭昭在人

**棨**（音啓）**戟遥臨** 棨戟者有衣之戟郡守之儀制有此遥遠而臨于洪州

已上叙賓客之會集

家君四句特叙所以躬逢之故作過脉

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新除澧州牧道經於此有懿美之儀範）襜帷暫駐（襜帷蓋坐車馬者蔽前之衣猶今之蔽膝也在旁曰帷猶幔之垂也其行人之儀時亦暫爾駐止于此而同宴飲焉）十旬休暇（時九月登高若十旬而休息少暇者）勝友如雲（名勝之僚友如雲之會集）千里逢迎（客有自千里而來相逢以懽迎俻）高朋滿座（高尚之朋傅壽然而滿座）騰蛟起鳳（蛟氣之騰光彩奪日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華也）孟學士之詞宗（詞宗詞章之宗）紫電清霜（光輝之發閃如紫電節槩之凝凜若清霜喻節操也）王將軍之武庫（武庫無所不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區（勃父名福時為交趾令勃往省馬過於洪州故曰路亦出於多州之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勃自稱童子曰我何所知親逢勝會餞送之禮）時維九〔言時〕月序屬三秋（時方九月九日序屬三秋之末）潦水盡而寒潭清（春夏泥潦之水已盡而澄徹之寒潭方清）煙光凝而

董份曰時維九月已下摘寫當時光景恍若入眼珠璣侵眸花柳即五尺童子亦知為綺室之上珍名園之奇品也

羅大經曰趙季仁云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上下余謂讀滕王閣

暮山紫。（煙橫於夕陽而光且凝聚旋而曉山又帶紫色矣）儼驂騑於上路。（驂馬多也騑馬行不止也儼然行馬於道路之上謂賓主所來之途也）訪風景於崇阿。（阿大陵也謂柔訪風景于崇高大陵之上）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時為洪州都督創閣于長洲之上）得仙人之舊館。（閣之左右舊館猶今之官廳也皇華館之類凡前後來此者必暫息其中皆在路仙人神也）層巒聳翠。上出重霄。（巒山峰之小銳者層疊聳其翠色上出于重重霄漢之表）飛閣流丹。下臨無地。（謂閣之瞰江其勢若飛丹朱之餙映水若流下臨於江上無地之處言皆水也）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自鸖所聚之汀群鳧所存之渚窮極于水中島嶼縈曲迴環之處）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江神祠宇列桂於殿庭植蘭於宮闕分列於山岡峦之間各依其體勢）披繡闥。（披開其繡画之門屏曰闥者）俯雕甍。（其雕刻之臺棟曰甍者）山原曠其盈視。（山原

序亦如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遠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

按當時閻伯嶼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聞此兩語撫掌嘆曰奇哉

按青箱雜記云王勃渡海墮水後百餘年每於水邊吟誦誦此兩句有恆

之深遠者尤廣大而盈滿其所視川澤盱其駭矚川澤之流注者尤盱目而驚駭其所
矚矚乃視之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閭里閭閻亦里中門也撲地猶沸地
也謂排列於地其勢相軋乃金鍾鳴列鼎而食如此之大家焉舸艦迷津青雀黃龍
之舳舸大船艦戰船迷塞水津乃彩畫青雀水馬黃龍靈物驚駭之神之輪軸焉虹銷雨
霽彩徹雲衢虹氣已銷雨開新霽而光彩徹散於雲衢之間落霞與孤鶩齊
飛落霞之在天表與孤單鶩鳥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秋水之碧無邊與長天合
為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鄱陽湖也之濱雁陣驚寒聲斷
衡陽之浦衡山之南有一峯名回雁峯鴈不過此遙吟俯暢遙吟其思俯暢其情
逸興遄飛飄逸之興遄速而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秋晚之爽氣發於萬籟之
鳴故其清風颯颯而生纖歌凝而白雲遏女樂之纖歌凝止於侍宴之側故白雲為

河少年經共地艤舟於岸聞之叱曰只云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何必與共少年既去後遂不復誦焉

苐坤曰天高地迥一聯結前生後天高句收前說光景興盡句生後說命運以起自敘之意

之遏晋

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意其用淇澳緑竹事以美闊公之德也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乃曹操與王之地陳思王詩朱華冒緑池○臨川今撫州王羲之善書嘗為臨川內史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并賢主嘉賓窮音弟面睇眄於中天睇小視眄斜視窮極其觀覽於中天之上下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於閑暇之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天極其高地極其遠自覺宇宙之中無有窮也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樂興既盡悲哀即來自識盈虛消長之有定數望長安於日下。望天子長安之在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指蘇州吳會之在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地不滿東南勢極於南而南溟最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天傾西北而天柱之高莫攀而北辰之星亦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關山隔遠難度誰悲我失路多岐之人萍水相逢盡

萱伯曰此截数聯盖亦感已之見黜而嘆此看來還有少年英氣在陸穩曰此段大意謂士君子際會之难唯有安貧知命可以勝之庶幾不遇於今者猶遇於後不效阮籍之猖狂而哭也康海曰讀

是他鄉之客。浮萍與水相逢皆是奔走他鄉名利之客懷帝閽而不見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奉宣室以何年知賈誼奉宣室之問可在何時漢賈誼謫長沙王太傅後召見宣室嗚呼。勃自嘆也時運不齊。時運有否泰之間故曰不齊命途多舛。命與在途多有舛逆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輦過郎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矣李廣難封。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絳灌屈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非無文帝之明聖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佞臣毀梁鴻逐之於北海豈無魏武帝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君子安貧而不憂勃自謂如此達人知命。達人知天命而自得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年老而志當益壯寧知白首而不改致君澤民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身窮而操且益堅不以阻窮而墜其年少青雲

此數句於窮達去就之際道理瞭然

已上皆泛言至此始說入已事

茅贊曰唐以詩賦取士故一時四六彬彬然王勃駱賓王尤其

之志酌貪泉而覺爽。志苟不貪雖酌吳隱之之貪泉自覺亦爽處涸轍以猶懽。身被謫黜如魚處莊周乾涸轍迹之內而猶懽悅北海雖賒。扶搖可接。言海雖賒遠而扶搖可至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洄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雖東隅之失已往而桑榆之得未遲孟嘗高潔。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為合浦太守性行高潔空懷報國之心。亦不見陞擢阮籍猖狂。晉阮籍率意獨駕入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豈效窮途之哭。勃之心謂吾豈效之勃自稱其名三尺微命。三尺言其小微命言其賤一介書生。一介謂一身也書生讀書生也無路請纓。終軍之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勃謂無路請纓於朝比終軍年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為將軍勃謂有志懷於投筆景慕宗慤破浪之長風

[illegible]然者而勃之美志逸才具見此篇

此言遇不遇之異以明已之得遇閻公亦尊之之詞

包下詠嘆收拾有寄思滕王之意即詩所謂閣中帝

舍簪笏於百齡舍去簪笏於百年富貴之途而不顧終身之計奉晨昏於萬里奉父晨昏定省之礼於萬里之外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為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於庭堦耳勃謂慚非謝家寶樹之美接孟氏之芳鄰孟母三遷為子擇鄰勃云幸得接孟氏之好鄰而里有賢人也他日趨庭叨陪鯉對勃謂他日亦嘗承父之教趨庭學詩學禮忝陪侍孔鯉之對以比父為孔庭今晨捧袂喜託龍門唐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勃謂今日摳衣袂而進喜託姓名於都督閻公之門亦若龍門也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揚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已勃言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勃謂尚遇知音奏流水以何愧尊閣公也嗚呼又嘆息而申言之勝地不常勝賞之也如滕王閣者不可常有盛筵

子今何在是也華贊曰借蘭亭梓澤二事形容滕王閣之宴何等委切

按青箱雜記曰高宗雖以鬪雞檄黜勃然心奇其文一日觀滕王閣序喟然而嘆意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嘗曰朕讀序至落霞

**難再。**盛美之宴如今日者不可再得**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宴集之地今已往矣使人為之興感**梓澤坵墟。**梓澤石崇之金谷園也今已荒廢莽為一坵之墟寧不為之悲傷**臨別贈言。**閣中之宴王勃作此故日臨別而贈之以記中之言**幸承恩於偉餞。**如宇文新州之類皆蒙其餞禮王勃與其所餞之列故曰幸承閻公之恩於偉餞**登高作賦。**登高能賦亦才人之一技今登高閣而作為賦記**是所望於群公。**是所望於同宴之羣賢公子勃意不自能且遜于他人也**敢竭鄙誠。**敢竭盡鄙陋之誠以思索**恭疏短引。**恭肅疏布簡箋之序引**一言均賦。**時群公又莫有賦詩者勃於是又足成之故曰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賦之**四韻俱成。**八句四韻亦俱賦以成意

**滕王高閣臨江渚。**此句言滕閣高聳從江而作**佩玉鳴鑾罷歌舞。**此句言宴罷而佩王鳴鑾之歌舞亦罷其氣象之富貴也**畫棟朝飛南浦雲**

孤鶩之句讀詩至閣中帝子之句輙為掩卷者久之真奇才也　茅贊曰此詩字字奇絕

畫棟朝來飛南浦水氣之雲依繞其間形容氣象之高也**朱簾暮捲西山雨**朱簾向晚捲西山夕陽之雨映帶其上形容氣象之廣也**閑雲潭影日悠悠**閑雲停停然於漢外下映深潭水中有影相照日當悠悠然而自在此則形容意味之清也**物換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宿之推移此閣至今凡幾春秋矣創置之久有如此者**閣中帝子今何在**嘆息此閣猶存而當時帝子元嬰何在蓋傷今而思古也**檻外長江空自流**欄檻之外耶耶長江空自流耳傷其物是而人非也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八卷終